



"Life-Practice" Educology Research

Volume 2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 编

『生命·实践』
教育学研究
第二辑

校园四季系列 活动设计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LANNING DEPARTMENT



"Life-Practice" Educology Research Volume 2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 编

『生命·实践』 教育学研究 第二辑

校园四季系列 活动设计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 第二辑, 校园四季系列活动设计 /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444-8400-8

I. ①生… II. ①华… III. ①生命哲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9646 号



责任编辑 董 洪 谢冬华

封面设计 王 捷

封面照片 张艳琼 尚琳琳 贺湘恒等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

——校园四季系列活动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1.75

字 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400-8/G·6958

定 价 49.8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将“育人”安放在天地自然之中

——写在《“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第二辑)出版之际

李政涛

自从“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始人叶澜教授将“教育”界定为“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以来,“生命自觉”与“人事”更为人所关注,解读者、践行者甚众。但“天地”二字却显得较为“冷寂”,回应者寥寥,少有人思索词语排序中的“微言大义”:为何把“天地”放在“人事”之前?又为何将“生命”置于“天地”之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何谓“天地”?“天地”之于“人事”、对于“生命自觉”有何价值?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第二辑)选题的拟定与出版,是对上述问题的集中回应。首要的回应者依然是叶澜教授。通过《溯源开来:寻回现代教育丢失的自然之维——〈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续研究之二(上编)》这一长文(以下简称“叶文”),打开了学派理论研究的一扇新窗。

在她那里,天地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天地与生命的关系,就是自然与生命的关系,天地与教育的关系,即是自然与教育的关系。这是学派视域下做出新突破的重大问题,它来自研究问题的重大转换:从“社会与教育的关系”,转换并推进到“自然与教育的关系”。前者的载体和切入点,是过往的“当代社会发展的教育责任研究”,后者则是当今的“校园四季活动系列设计研究”,因此实现了这两大古老且基本的教育问题的现代转化。

之所以在此时代重返“自然与教育的关系”探究,是因为它是“当今我国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中尚未深入触及,但却是不可不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源于

这是被“现代教育丢失的自然之维”。在现代科技文明日益发达以及城镇化的双重带动下,人类离开山峦、湖泊、草原和乡村,涌入被钢筋水泥、电脑手机、电线网络等缠绕、覆盖和笼罩的城市。即使以旅游的方式回归自然,以教育的名义走入自然,往往也被相机、摄像机的镜头和各种人造工具替代,人类已经习惯了用机器之眼和机器之光创造的物化产品,来审视和欣赏自然,我们已经逐渐遗忘了如何用眼睛、耳朵等身体感官,来直面自然,触摸自然,感知自然和倾听自然,将自身生命深深浸润在自然的怀抱之中,为自然所包裹、所浸染、所沉醉,如同我们的先人和古人那样……即使标榜为“自然”的“自然科学”,它所研究的“自然”,其实已非真正的“自然”,而是被实验室和各种技术手段扭曲和改变后的自然,成为以不自然的方式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

最糟糕的还不在于“远离”和“异化”,而在于“麻木”和“漠然”:不知不觉间,人类将远离和扭曲自然,视为人生的常态,甚至视为另一种“自然而然”,是“失去自然的自然”。

在这个意义上,本辑的出版和“叶文”的推出,凝聚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回归与突破”。回归生命与教育的自然本源,在返回式的开掘中,展现出清晰且深沉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脉络,“通过历史的回溯与分析梳理,形成对古代中华民族自然之‘道’,而非只局限于对‘节气’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找回且重新构建教育和教育学中丢失已久的自然之维,就成了当前我们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大问题,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续研究的重要新领域。这意味着需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当代教育与自然的关系”,进而重新找到未来教育和教育学的突破之路。显然,“叶文”带来的新突破,遵循了学派的两大思想传统:一是回到原点的溯源式思考方法,包括回到概念的原点(如对“自然”“天”的内涵挖掘),回到历史的原点(如对“自然之道”历史起点及其演变历程的梳理),回到传统文化的原点(如对“汉字”“中医”的探索);二是成事成人的思考方式。回归溯源的考察,不只是学问之事,也与做学问之人有关,如同“叶文”所言:“这一‘溯源’过程本身,也是我们自

身对自然的再认识,对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观的再认识。就本人而言,这是一次个人意义上的对中华文明之根的回归,是因“回归”而获得精神生命的滋养过程。没有这些改变,我们很难真正读懂传统,热爱传统,深度发挥传统的教育价值,很难真正使中华传统中精深的自然观,在今日得到复兴、发扬并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本辑中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刘良华教授的《四气调神与生命之道》(以下简称“刘文”)。他以《黄帝内经》这一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为视角,厘清了“先讲天地(自然)如何,然后以类似‘故人亦应之’的修辞,劝告人类必须守护天人相应的养生大法”这一基本思路,并对《黄帝内经》一书中内含的“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藏象论”等三大理论详加剖析。该文既是对“叶文”思想中有关中医的理解的具体呼应,也是对前者思想追求的共鸣式表达:以溯源的方式,将生命节律与自然节律融通起来,将生命之道置于自然之道的探寻之中。

“理实共生”是学派的又一重要传统,其要义在于实现思想与方法之间的双向融通,即“有思想的方法和有方法的思想”。除了如上两篇理论宏文之外,本辑还刊载了数量众多的来自教育实践者的相关论文。他们大多来自“生命·实践”教育学合作校的校长和教师。这些文字凝聚了他们将自然之道化入生命之道的实践经验与生命体验,那些蕴含其中的情感的悸动、思想的火花,以及无处不在的实践智慧,同样让人驻足、屏息,并投以深长的一瞥……他们以具身和置身实践的方式,对自然之道、生命之道及其关联进行了明道、证道和行道,并与“叶文”“刘文”一起,共同创生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生命·实践”之“道”:从社会中的教育,走向天地自然中的教育,从育人的社会之维,进入育人的自然之维,在天地自然中做教育之事,育自觉之人,最终促成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的大通和大同。这是“自然与生命”“自然与教育”和“社会与生命”“社会与教育”之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天地之美、自然之美、生命之美、教育之美的息息相通……

若以“道”为视角观之,本辑院刊的出版,开启了新时期“生命·实践”教育学的新的大道:将“育人”安放在天地自然之中,汲取以二十四节气为载体的万物之精华,汇通于鲜活的个体生命之中,以实践的方式,变成促成生命成长的力量——这是自然的伟力、生命的伟力、教育的伟力交融共生之后产生的天地玄黄之力,它必将绵绵不息,始终与天地同在,与生命同在,与教育同在,因而与我们同在。

目 录

一、主题研讨：校园四季系列活动设计

理论开掘

- 叶 澜 溯源开来：寻回现代教育丢失的自然之维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续研究之二(上编) 003
- 刘良华 四气调神与生命之道
——《黄帝内经》的视角 052

实践探索

- 何学锋 让学生成长更具生命气息
——校园四季之秋季系列活动实践感悟 079
- 李伟平 姜明红 张勇卫 自然节气生活之小学四季活动的设计与
实施 084
- 屠红伟 探索校园访春活动，丰盈学校自育文化 093
- 王叶婷 陆 敏 整体架构校园四季活动，发挥最大的育人价值 098
- 赵瑛群 构建学校四季，奏响“成长和弦” 107
- 薛 琼 让孩子们有一个不可忘却的夏天
——花园学校嬉夏活动设计的思考与实践 114
- 王培颖 匠心创未来：“汽轮娃”创造力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来自上海市闵行区汽轮小学校园四季系列活动的实践
案例 121
- 尤兆蕾 范向华 诗意校园，孕育生长的力量 130
- 张静慧 立足成长需要，重建学校四季生活
——以玉律小学四季系列活动的重建为例探索四季活动育人
价值 138

郇少春	访春——用“跨界”的方式践行“信条”的生命哲学	146
张艳琼	张继锋 李泰峰 春季主题活动开发 ——“我们和春天有个约会”	154
陈爱荣	跟随四季脚步,感受别样生活 ——四季活动初探	163
张会爱	节气育人价值的综合开发	172
高梦菲	探寻有生活味的四季	182
李家成	创生“第四教育世界” ——学生暑假生活研究的价值追求与教育实践	190
杨秀军	张红梅 采掇四季,润泽生命	198

二、基本理论研究

伍红林	教育的研究方式与中国创新	207
-----	--------------------	-----

三、实践研究

庞庆举	学校变革推进中的管理、领导与治理:类型区别与阶段转化	235
徐冬青	关于“新基础教育”小学音乐教学改革的几点认识	248
赵晓乐	王 枬 “新基础教育”视域下班班主任工作育人价值探究	259

四、学派发展比较研究

卜玉华	齐 姗 钟 程 朱园园 中国-加拿大姊妹校“跨文化互惠 学习”的叙事探究	273
杨晓娟	卜玉华 山 雨 车子彤 比较视角下当前中加两国课堂教学的 基本特质研究	304

五、新人新作

钟 程	课堂空间视角下中加儿童形象的比较研究	321
-----	--------------------------	-----

一、主题研讨：校园四季系列活动设计

溯源开来：寻回现代教育丢失的自然之维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续研究之二(上编)*

叶 澜**

自然与教育的关系是当今我国教育学和教育改革中尚未深入触及,却是不可不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是“新基础教育”研究(以下简称“新基础”)深入开展、“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以下简称“生命·实践”教育学)推进所致,是两项研究交互作用的产物。此文从简要回顾这一过程开始,继而重点阐述本人现阶段形成的基本认识,以上下两编分述之。

*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续研究由本文作者承担,本文为“之二”。“之一”未标,题为“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首发于《中国教育科学》2016年第3期,后刊于《“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其主题是从“社会教育力”的角度,探讨教育基本理论中社会与教育的内在关系,并提出在国家加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教育改革诉求,以推进终身教育在理念与制度意义上的全方位、渗透式、多层面推进与加强。本文明确加副标题为“之二”,是继“之一”后,将“论纲”延伸到“自然与教育”的关系领域。无论“之一”还是“之二”,都是对当前中国社会改革深化的教育学探讨,是学校整体转型性变革对宏观教育改革深化作出的中观层面的回答,更是对教育基本理论建设领域拓展和研究的深化与推进。它秉持了“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的研究风格：直面当代中国深化和教育改革深化的现实问题,用理论与实践交互生成的路线,为中国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学的当代发展作贡献。

** 作者简介：叶澜,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名誉所长,“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改革等。

一、问题生成与研究框架

(一) 问题生成

2012年是“新基础”完成了三年“扎根”阶段研究的第一年。当时已建立两批“新基础教育”研究基地校(以下简称“基地校”)、第一批“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合作校(以下简称“合作校”);上海市闵行区率先组建了以“合作校”为核心的5个“新基础”研究生态区;加之,一些新的城市、学校陆续参与进来,使“新基础”研究队伍人数速增,分布范围日益扩大,“全国‘新基础教育’研究共生体”应需而生,它意味着“新基础”在研究组织层面和范围上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如何在推广已有研究成果,形成以区域为主、全国联动的新组织架构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以不“伤”学校根基,不把校长、教师轮换作基本策略,而以通过生态区多种形式的跨校合作研究为基本路径,深化学校在原有基础上自觉发展的内生力,促进校际、区际互动,走出以学校教育质量在不同水平上普遍提高为基础,实现宏观意义上的教育均衡之路,成了“新基础”在内外形势和新要求下,学校改革实践首先要探索的新问题。

然而,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基础”若停留、满足于将发表的已有研究成果在校内日常化、区内普遍化、全国推广化,只在宏观均衡的意义上探索新路,还不足以满足新形势下一批改革先行学校继续发展的需求,也无济于“生命·实践”教育学自身的发展。于是,从2012年始,我们一方面集中精力,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包括《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在内的三套系列丛书的撰写与出版;另一方面开始了对合作校继续发展的思考、策划和实践探索。其中,重要的涉及面之一,就是研究学生的在校活动如何与自然世界关联,使学生的校园生活在品质与组织形态上出现具有整体意义的重组,并以此为课题在个别学校开展了探索性研究。

2015年,本人在《人民教育》第一期上发表的随笔《人间“节”语》,就是对这一阶段学校实践中以引进二十四节气为抓手,将自然四季与学生校园活动融通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在这一看似随笔的小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如何改变学校内以“学科”为核心的诸“节”林立,但每“节”每年又只过一次的现状?如何形成以“综合”的方式来命名学校的四季生活,如“探春”“嬉夏”“品秋”和“暖冬”等,并体现各年龄段孩子发展需要的差异性和连续性?如何创造属于学校生活的“节”语,包含着天地人事,情意、智慧、兴趣、教育美、多元综合渗透的学校生活之“节”语?

从2015年夏开始至今,这一研究主题和意义又增加了新的维度,进入各校自主研究、广泛开展的第二阶段。推进的动力一方面来自学校实践:各合作校、基地校自2015年春季学期伊始,纷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校园四季活动的实践探索,创造了不少新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我们及时组织了地区内和全国共生体的交流活动。总体而言呈现的情况如下:

1. 各校都做到了二十四节气内容进学校,且形式多样,有节气歌、节气日历,有相关活动,并组织学生通过各种艺术方式表达活动及其感受,如学校里的花草树木由学生分管保养,有的还做观察笔记等。

2. 相对而言,“探春”“品秋”活动因在学期内,成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催生出了怎么组织开展寒假、暑假的活动,开展后又如何引入到新学期,成为新学期学校教育的教育资源,成为四季活动的系统构成等新问题。因广大家长参与“嬉夏”“暖冬”活动的积极性高,学生有了更多接触社会,到校外天地感受自然、社会,主动参与社会公益和环保活动的机会,这提高了学生的活动能力,与自然、社会亲密接触的成效也显著呈现。

3. 还有不少学校的做法是:校内原有的各种节照样过(因为已经有了经验,做起来驾轻就熟),再增加四个以季节命名的“自然节”。具体承担策划、组织、开展工作的老师反映,这增加了负担,是不是一定要过这样的“自然节”?还有些学校把四个季节的名称当作一个框,分别将原来在不同月份开展的活动装到不同的四个框中,完成“包装”意义上的组合式转换。

4. 对于不同年级段之间活动品质的发展差异怎么体现,每一季节相关活动的意义关联是什么,不清楚。

5. 许多学校把这些活动都纳入到课程的总框架之中。这与全国课程改革新一轮的推进相关,强调课程的个性化和淡化分科教学,强调学科综合。在实践中,学校出现了学科教学按主题组织开展活动的做法,提出了以学定

教、以学生为中心等“改革”口号。

“新基础”的基本立场是: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削弱学科的基础教育;分学科教学本身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在当今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中,为解决问题而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恰恰是以扎实的学科分工和基本训练为基础的;青少年学生只有在汲取人类已积累的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化和超越前人水平的创造与发展。义务教育阶段,在学科教学基础上,可积极开展跨学科的校内外综合活动,包括我们提倡的四季活动,它们不必被纳入学校课程的框架,而是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大的自主策划、探索空间,更灵活地创造性开展活动的发展空间,这是相对封闭的学校通向自然、社会的“窗”和“门”,它不是课程意义上的综合课程。

6. 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个别合作校迈出了按学生生命发展的节律,学生在学期内的需求、压力状态与学校要求之间的协调,对学期总时间及其活动重心作了非平均式的重新配置,尝试构建学校生活新节律,创造学校的新“节”语。

合作校和部分基地校在第二阶段普遍开展的近三年探索实践,对“生命·实践”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在提供丰富研究资料和启发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以上六点,无论呈现的是问题还是突破性创造,都可聚焦到对自然与教育内在关系性质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上。我猛然意识到:当代的国人与教育,已经离开或忘记自然太久太久了,甚至这样的“远离”已成常态,使我们进入麻木态。教育学研究,包括自己的《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研究在内,同样没有把教育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个领域进行历史和理论的探讨,我在“回归突破”的路上,只走到个体生命的原点、民族的文化传统,却没有再进一步思考民族文化传统根植于何处。

于是,再一次通过历史的回溯与分析梳理,形成对古代中华民族自然之“道”,而非只局限于对“节气”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找回且重新构建教育和教育学中丢失已久的自然之维,就成了当前我们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大问题,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续研究的重要的新领域。这意味着需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当代教育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将相关主题研究推进到第三

阶段。本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新阶段的破题之作。

（二）研究框架

何为“自然之道”？为何要问“自然之道”？这是确立研究框架首先要作出的回答。

平时，当我们用“自然”一词来概括人类周遭世界中先于人类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借人的力量而自行运转的存在时，实际上已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最基本看法：人处在自然中，但自然先于人类存在，具有自运转的能力。相对于自然，人是渺小的。美国 19 世纪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爱默生(R. W. Emerson)在他的《自然沉思录》中，一开始就指出：“在普通意义上，自然是指未被人改变其本质特征的事物，如空间、空气、河流、植物的叶子等。而人工则是由人的意志与自然事物汇合而成。……这种将他的意志与自然物合成一体的行为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世界给人的影响广大而深远，人对自然的改变毕竟微乎其微。所以我仍可以把人改造过的自然称作‘自然’。”^①他在承认自然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同时，还指出了尽管在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存在着的人与自然的另一层关系，即人取之于自然物，为自己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物的关系，亦即人利用和改变自然的关系。

以上所言，只是为了确定我们思考“自然之道”的基本立足点：人类在用语言讨论“自然”时，是用人的眼光在打量自然。“自然之道”的探寻，是人对自身认识的探寻。自然本身不言说自然，它只是用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中文的“自然”一词，即物自身、如其所然。英语的“nature”则含有本性之义。

人类自古至今一直在探寻自然之道，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人自身为参照系，通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和作用，不只是不断加深对自然之道的认识，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人与自然多重关系的认识，确立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认识自然之道是为了确立人在自然中的生存之道。

本文对“自然之道”的界定，就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主要从三个维度阐述：一是人类的自然观，即人对自然本身的认识，简称“本体观”；二是人对自然与

①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博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3.

人的关系性质之认识,简称“关系观”;三是人类对自然的意义观,即人对自然之于人类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自然的态度与行为方式,简称“价值观”。合称之为“三观”。

标题中的“溯源”,是追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自然之道”的生成变化过程。此过程可粗略分为三期:史前原生期、文明初创期和古代经典形成期。全文上编将以“三期”为纵轴、“三观”为横轴所形成的分析框架为据,依次简要论述每一时期的“自然之道”及其总体特征。通过回溯式梳理,初步勾勒出中华民族“自然之道”的演变历程,^①析其原因,审其得失,以求明“道”。

二、史前原生期

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不可回避地要以史前文明为起点。然而,这个距今以千万年计的时期是如此遥远、深邃、幽暗和神秘,人们只能借助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者以艰辛研究取得的实证成果为据进行逻辑推理,在文字和头脑中复现原始人的生存世界与生存方式,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对周遭自然的认识。也许,为此还要加上我们自身的体验和推测。认识遥不可及的人类原始时代,和认识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一样艰难,因为我们永远回不去,摸不着底。

学界现在较为普遍公认的人类从动物界走出的时间,约在 800 万年至 700 万年前,区别的主要标志是:人可直立行走,有语言能力,能借助身边的自然物作工具去获得满足生存所需之物,以及与此相伴出现的群居生活。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则是文字的出现,私有财产和社会制度出现等级与特权,原始平等结束。

原始初民对居住地的选择,首先是对可生存自然的选择。“中国文明是新旧大陆上第一批原生文明之一”,^②它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自然环境形成的。中国文明的活动舞台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地域辽阔,地

① 以下论述,在不同阶段会或多或少涉及其他国家或民族,或因有共同性(越是早期,人类的共同性表现越多),或因比较,或出于认识的完整,但主线和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华民族。

②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426.